

朱绍侯 主编



昏君傳

K827.2

7

212

B1163/14

昏·君·传

朱绍侯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B 558479

目 录

暴君隋炀帝·····	(1)
风流皇帝唐玄宗·····	(31)
刚狠荒淫的后梁太祖·····	(53)
淫佚失国的后蜀后主·····	(68)
独夫民贼后唐庄宗·····	(79)
“儿皇帝”后晋高祖·····	(102)
玩物丧志的南汉后主·····	(119)
屈辱称臣的南唐二主·····	(133)
享乐天子宋徽宗·····	(156)
自戕国本的辽天祚帝·····	(180)
偏安江东的宋高宗·····	(202)
穷兵黩武、多欲嗜杀的金海陵王·····	(224)
腐败无能的金宣宗·····	(245)
宠奸误国的宋理宗·····	(265)
荒淫丧国的宋度宗·····	(278)
乖戾荒淫的元顺帝·····	(288)
宠佞斥良的明英宗·····	(309)
荒嬉朝政的明武宗·····	(333)
崇道荒政的明世宗·····	(355)
不理朝政的明神宗·····	(374)
刚愎自用的明毅宗·····	(395)



暴君隋炀帝

—— · 温玉川 · ——

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城郊观音山下雷塘村北二里许，坐落着一座只有七、八尺高的陵墓，墓碑上赫然刻着“隋炀帝陵”四个大字。这是皇帝的陵墓？它与矗立高耸的始皇帝陵、茂陵、昭陵相比，高低大小相形见绌；与辉煌壮丽的明朝帝陵、清朝帝陵相比，差之千里。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曾经叱咤风云、烜赫一世的隋

炀帝，下场如此可悲，被遗弃在荒郊野外达一千多年呢？

（一）佐父平陈，矫饰夺宠

北周天和四年（569年）的一天，北周随国公杨坚的夫人独孤氏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次子，叫杨广，又名杨英，小名阿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隋炀帝。少年杨广姿仪秀美，风度翩翩，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杨坚夫妻特别钟爱，虽然他们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但仍然最喜爱杨广。

杨广出生之时，中华大地尚未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处在南北朝后期——北齐、北周与陈朝南北鼎峙时期。北齐武平元年（577年），强盛起来的北周灭掉北齐，基本统一了北方，为统一全国带来了希望。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北周宣帝死去，杨坚因是皇后的父亲，又得到士族官僚中关陇集团的支持，便以大丞相入朝为年仅八岁的周静帝辅政，掌握了北周大权，从而为他篡周建隋打下了基础。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幼小的静帝糊里糊涂地向日照中天的杨坚演出了禅让的闹剧。杨坚在隆重的仪式后宣布即帝位，建国号为隋，史称隋文帝，都长安，建元开皇，581年为开皇元年。同时，以独孤氏为皇后，长子杨勇为太子，封次子杨广为晋王，三子杨俊为秦王，四子杨秀为越王，五子杨谅为汉王。

这年，杨广只有十三岁，文帝为了使儿子得到锻炼，任命他为柱国（武官勋号）、并州（治今山西太原）总管，不久改授武卫大将军、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镇守北方重镇并州，并

“妙选正人有文武才干者，为之僚佐”^①，以期使他成长为文武兼备的政治家。杨广在并州虽略露奢侈豪华的端倪，但在正直大臣的约束下，仍表现得谦恭好学，深沉严肃，得到朝野上下的好评。

隋文帝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建国后，首先采取有效措施，巩固了隋王朝的统治，接着于开皇八年（588年）三月下诏伐陈。十月，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设置淮南行省，做为伐陈的根据地，并以杨广为淮南行省尚书令。同月，发兵五十一万八千人，大举进攻陈朝。杨广、杨俊和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但杨俊、杨素及全军统受杨广节制，二十岁的杨广实际上是全军的总指挥、大元帅。为了确保战争胜利，文帝又派左仆射高颀（Jǐng，音窘）为杨广的元帅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在杨广的统一指挥下，隋军兵分八路，“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②，铺天盖地般杀向陈朝。

隋军势如破竹，陈军望风溃逃。陈朝灭亡了，中国重归于大一统。

杨广早就听说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有倾国倾城之貌，时刻想一逞淫欲之心。当时高颀先入建康，杨广急命其子高德弘驰告，令留下张丽华，但高颀没有听从他的命令，把张丽华斩于青溪（今秦淮河的一段）。杨广一腔欲念变为泡影，忿恨不已，决心报复高颀。但当他进入建康后，却摆出了正人君子的面孔，下令处死了陈朝的五个佞臣“以谢三吴”，同时命高颀等“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因而“天下皆称广，以为贤”^③。班师之

① 《隋书·李彻传》。

② 《通鉴》卷176《陈纪》十，长城公祯明二年。

③ 《通鉴》卷177《隋纪》一，本文中引文凡不另注出处者，皆引自《资治通鉴》卷177--183《隋纪》。

后，杨广官拜太尉，受赐轺车、乘马、袞冕之服、玄圭、白璧等，荣耀无比。开皇十年（590年），又被任命为扬州总管，担当起镇守南方的重任。

杨广走马上任，但心中甚感委屈：自己与兄杨勇相比，无论是文武才能，还是功业劳绩，都大大超过了他。可是，他身为太子，父亲百年之后，皇位由他继承，我将受他摆布。想到这里，无名火从心头燃起，他决心夺取太子位置，将来做隋朝第二代皇帝。一场宫廷阴谋从这时开始了。

谋夺太子位置谈何容易？但杨广有自己的策略，他首先采取的是，一方面矫饰隐情，使威望高过杨勇；另一方面投父母所好，进一步博取父母的信任和宠爱；同时倾心结交大臣，形成自己的势力。

隋文帝在统一全国后，有些志骄意满，杨广于开皇十四年（594年）“帅百官抗表，固请封禅”，正中他的下怀。次年正月，他以杨广为武侯大将军，在泰山设坛祭天，大赦天下。

独孤皇后深得文帝宠信，政见常与文帝相和，宫中称为“二圣”，她的意见举足轻重。她有两大特点：一是节俭，反对奢侈；二是嫉妒，反对男人爱妾，尤其反对男人与妾生养子女。杨广本是纨绔子弟，声色之徒，但他在父母面前将这些劣迹统统掩盖起来。每逢父母来他家，他都将娇妾、美姬藏于密室，只留老丑者穿上普通衣服侍候在自己左右。他还撤去华美的屏帐，改用廉价的素缣；弄断乐器的丝弦，使其落满厚厚的尘土；更甚者，掐死庶出子女，以示只和正妻生儿育女。从而显示自己处处以父母为榜样，勤俭持家，不近声色。就是父母派人来，他也丝毫不马虎，必与萧妃“迎门接引，为设美饌，申以厚礼”。因而，“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

而太子杨勇却“率意任情”，毫不检点。他的铠甲是蜀地的巧匠所作，本来已很精丽，但还不满足，又着意文饰了一番，文帝见后很不高兴。他宠爱的美姬娇妾很多，尤其宠爱云昭训，生有很多子女，而母后为他选娶的正妻元妃却失宠，生心病二日就死了，皇后认为是中毒而死，因而非常憎恶。冬至日，他又接受百官朝贺，文帝知后非常生气，从此不喜杨勇，“渐生猜阻”。杨广心中暗喜。但父母心中到底怎么想的，还须摸清。有一次，他从京返扬州，入宫向母亲辞行，伏地大哭，并闪烁其词说：我“不知何罪失爱东宫，恒蓄盛怒，欲加屠陷”。并说自己常常怕被毒死，再也见不到母亲了。皇后听后信以为真，想起杨勇的子女都是庶出，非常气愤地对杨广说：东宫“无正嫡”，你父亲死后，让你们兄弟“向阿云儿前再拜问讯”，这是何等痛苦啊！说完泫然泪下，决心劝文帝废勇立广。

杨广摸清了母亲心思，兴高采烈地回到扬州，马上召来亲信宇文述和张衡，研究夺宗的计策。宇文述认为，能促成此事的大臣，只有尚书右仆射杨素。又说：“素所与谋者唯其弟约。述雅知约，请朝京师，与约相见，共图之。”杨广听后大喜，当即命他带足金银财宝入京。

宇文述入京后，设盛宴宴请大理少卿杨约，畅谈酣饮。饮得高兴，宇文述请杨约鉴赏他的珠玉宝器。光彩夺目的珠宝迷得杨约眼花缭乱，宇文述乘机提出以这些器玩与他赌博。杨约的运气好极了，每赌必胜。杨约赢完宝器，即向宇文述致谢。谁知宇文述并不答谢，而是不紧不慢地说：“此晋王之赐，令述与公为欢乐耳。”杨约大惊，急切攀问，宇文述便将杨广请其兄杨素劝文帝废立太子之事端出，并以利害说知，最后信誓旦旦地说，“若请立晋王”，他“必永铭骨髓，斯则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也。”一席

话击中要害，杨约频频点头，立即去见杨素，杨素也深为宾服。认为这是保住自己地位的最好办法，并决定先做皇后的工作。

几天后，杨素乘入宫侍宴之机，试探地对皇后说：“晋王孝悌恭俭，有类至尊（文帝）。”这话正合皇后心意，二人一拍即合，皇后赐给杨素许多金银，让他劝文帝行废立之事。

杨素既知皇后底牌，便在朝官中大肆活动，使很多人在文帝面前攻击杨勇，称赞杨广，就连太史令也说根据天象杨勇该废，真是天怒人怨。杨广更施展手段，收买了杨勇的幸臣姬威，让他窥察杨勇言行，随时密告杨素。

杨勇知道这一阴谋后，非常忧惧，但无良策，只好用“厌胜”办法装出无意争位的样子借以避祸。文帝得知杨勇心中不安，便派杨素去东宫察看。杨素到东宫门首，让宫人通报杨勇，但迟迟不进去，故意激怒杨勇，让他当着众人发怒，然后却去向文帝报告说：“勇怨望，恐有他变，愿深防察！”文帝听后，恐怕东宫兵变，便裁减了东宫强壮的卫士，并在京城各处派了许多心腹，一旦有变，随时报信。

正当杨广紧锣密鼓阴谋夺取太子位置时，开皇二十年（600年）四月，北方边境传来警报，突厥兵犯边塞。文帝即命杨广为行军元帅，率军反击，大胜而归。这一功绩使杨广威望更高，促使文帝下了废立决心。

杨广见时机已成熟，便派人去胁迫姬威，让他马上上书告发杨勇。

这年九月的一天，文帝从仁寿宫驾御大兴殿，他面色忧郁，缓缓地说自己回京后本应高兴，但不知怎么反而愁闷起来，借以引发大臣们举揭太子的过失。但臣僚们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对答不当。他便面向东宫官属勃然作色，说：仁寿宫离京城不远，但

自己每次回京，就好象到了敌国，连大便都不敢解衣裤，只得将厕所从后房移到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家国邪？”当即命御林军逮捕了太子左庶子唐令则等东宫官属。杨素见状，便向百官大事渲染一番太子的过失。文帝接着讲了杨勇不孝顺父母，狂妄自大，宠姬爱妾的罪恶，然后宣布说：“今欲废之以安天下。”有大臣劝谏，文帝不理，而命姬威揭发杨勇。姬威捕风捉影，罗列了一大堆罪名。百官再无异议，废立之事最后定下了。杨广被册立为太子，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阴谋。

（二）残杀骨肉，大业登基

杨广心中明白，自己被正式册立为太子，并不能说明他的地位已经稳固，还时刻有被颠覆、被兄弟中某人代替的危险。因此他继续施展阴谋，一方面罗织各种罪名，迫害杨勇，涣散几个弟弟；另一方面继续矫饰隐情，进一步博取父母的信任。

杨勇被废为庶人，文帝将其囚于东宫，交给杨广监管。

蜀王杨秀对废立之事愤恨不平，杨广非常忌恨。为了搬掉这块石头，他暗使杨素等罗织了杨秀许多罪名，在文帝、皇后跟前大加诋毁，于是，文帝诏征杨秀入朝。杨秀知祸上身，恐惧不行，文帝怕他叛乱，便撤掉其益州总管的职务，无奈，杨秀于仁寿二年（602年）冬回京见父。文帝怒目而视，一言不发，只派使臣大加指责。有大臣劝谏，文帝不但不听，反而大怒，要割掉其舌头，并说“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但最终还是没杀他，令杨素等依法治罪。杨广又推井下石，暗中作了两个“缚手钉心、枷锁桎械”的木偶，写上文帝和杨谅的名字，并书写“请西岳慈父圣母收杨

坚、杨谅神魂，如此形状，勿令散荡”的符咒，秘密埋到华山脚下，然后让杨素去挖出来，诡称杨秀所为；又造谣说杨秀“妄述图讖，称京师妖异，造蜀地征祥”；还作了有“指期问罪”话语的檄文放在杨秀的书籍中，然后到文帝那里告发杨秀这样坏，文帝怎能容得，便于这年十二月废杨秀为庶人，幽囚于内侍省。

到这时，文帝五子中，长子杨勇、四子杨秀皆被废幽囚，三子杨俊已死，只剩下太子杨广和五子杨谅了。

杨广对兄弟狠如虎狼，但对父母表现得异常“孝顺”，自入京后文帝夫妻非常欢欣。

仁寿二年八月，独孤皇后突然一命归天。灵柩前，杨广披麻戴孝，哀恸气绝，就是东宫中的人，也都声泪俱下，不胜悲痛。孝心一片，有目共睹，文帝也颇为感叹，有子如此，也感到心满意足。可是，当杨广回到东宫，便摆上美酒佳肴，换上鲜衣艳服，左抱美姬，右拥娇妾，欢声笑语，淫乐不止。

独孤皇后死后，文帝不再受约束，得以在声色方面自在。他选中两个绝色美人，一是陈宣帝的女儿，一是丹杨人蔡氏，二人生得温柔俏丽，花容月貌，他非常宠爱，封陈氏为宣华夫人，蔡氏为容华夫人。年过花甲的文帝从此纵情声色，致使身体虚损，政事日疏。仁寿四年(604年)正月，他干脆带着二位美人去仁寿宫淫乐，国家政事不分巨细，统统推给了杨广。不久，文帝大病上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赶忙到仁寿宫侍疾。杨广生怕文帝临终前改变主意，急忙派人给杨素送去密信，让他随时向自己通报消息。杨素回复杨广的密信被宫人误送到文帝手中，文帝看后非常气愤。七月，文帝病重，杨广入仁寿宫侍疾。他见二位后妈如花似玉，按捺不住心猿意马，当陈氏出去更衣时，他便尾随而出，欲逼迫而成好事，但被陈氏死力拒

绝。陈氏突然遭此惊吓，慌乱中回到文帝身边，文帝见她面色绯红，鬓发散乱，神色慌张，气喘吁吁，忙问何故，陈氏只好含泪泣诉太子无礼之事。文帝听后，联想起杨广密探自己言行事，勃然大怒，拍着床边喊道：“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感到太子易位是错误的，赶忙宣召柳述、元岩进来，命他们起草诏书，宣杨勇来仁寿宫。杨素见事情有变，立即报知坐立不安的杨广，二人当机立断，一方面派人矫诏捉拿了柳述、元岩；一方面命东宫卫士加强宿卫，门禁出入受宇文述和郭衍节度；再选骁勇健壮官奴三十人，身穿宫女服装，怀藏兵器，站立于仁寿宫内门巷各处；然后派右庶子张衡入寝殿，支走宣华、容华二位夫人及其他侍疾宫人，将年老体衰的文帝活活地杀害于床榻之上。

文帝一死，杨广便急急忙忙在仁寿宫登上皇帝宝座，是为隋炀帝。他一上台，就露出暴君的面目，把屠刀对向亲兄弟姐妹。

他派杨约入长安留守，矫称文帝诏旨，残酷地缢杀了杨勇，杨勇的十几个儿子也都被暗地里杀死。

汉王杨谅镇守并州，兵权在握，杨广深恐他作乱，便秘不报丧，而派人持文帝玺书征杨谅入京。杨谅是文帝最小的儿子，颇得文帝恩宠，文帝曾与其密约：“若玺书召汝，敕字傍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且杨勇、杨秀被废囚后，杨谅也常恐祸及自身，做好了起兵反抗的准备。杨谅验玺书不符，知道有变，便起兵反抗，率军直指京师。

杨广见计未成，便派老谋深算的杨素率军征讨。几番激战，杨谅兵败计穷，向杨素屈膝投降，带回京师后，被杨广废为庶人，在幽禁中悲惨死去，跟随他的二十余万家吏民也都受到牵连，或处死囚禁，或流放迁徙。

杨广的妹妹兰陵公主是柳述的夫人，柳述被流放龙川（今广

东东北部)，杨广迫令她改嫁，她誓死不从，并上书请求免掉公主封号，愿与柳述同往龙川。杨广深恨柳述，如何肯允，兰陵公主无奈，忧愤而死。

至此，再也没有人危及杨广的帝位了。第二年正月，杨广身穿龙袍，趾高气扬地登上金殿，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大业，这一年即为大业元年。同时立萧妃为皇后，晋王杨昭为太子。从此，隋朝落于暴君之手。

（三）大兴土木，役民劳众

炀帝即位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①，他为了收买人心，于仁寿四年十月下诏免除妇人和奴婢、部曲的课役，规定男子二十二岁为成丁，比原来推后一年，以缩短服役时间。但是，他为了巩固帝国统治，大肆构筑军事设施；为了巡幸和转输物资，无休止地修筑驰道、开挖运河；为了淫逸玩乐，广建宫室园苑，大兴土木，役民劳众，使那诏书成为一纸空文。

这年十一月，隋炀帝为保证京师、洛阳这一帝国腹心地区的安定，下诏征发数十万丁男，开掘了从山西龙门起，东经长平（今山西晋城）、汲郡（今河南浚县），到达临清关（今河南新乡县东北），再过黄河历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今河南襄城），直达上洛（今陕西商县）的一条弧形的长堑，并设置关防，驻以重兵。

同月，又下诏修筑东京（后改称东都）洛阳。为了避免朝官

^① 《隋书》卷24《食货志》。

和百姓的非议，表明自己仍继承着节俭遗风，在诏书中特别强调说：“今所营构，务从节俭。”^①于大业元年（605年）三月，他正式诏尚书令杨素领营东京大监、纳言杨达和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征发丁男二百万人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处营建东京及显仁宫。至大业二年（606年）春，经过约一年的营造，一座规模巨大的都城在伊、洛之滨出现了。建都之始，炀帝就令“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②；建成后，又令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③，计有六千余家。使东都马上成为一座繁华富庶的都市。

为了使东京得到充分供给，大业二年八月在离洛阳很近的巩县建了兴洛仓（亦称洛口仓）城，十二月在洛阳北七里建了回洛仓城。再加上城内右掖门西的子罗仓，储存粮食达千万石以上。

在东京城西还建了周围十余里的显仁宫，五月，又修筑了周围一百二十六里的西苑。

建宫殿的大木采自豫章（治今江西南昌），需二千余人拽一木，木下安置生铁铸成的轮子，运一木用钱数十万。建显仁宫和西苑时，炀帝令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将能搜寻到的奇材异石远送到洛阳，同时又搜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一无所遗地暴露出奢侈豪华之心。

此后，炀帝在全国各地营造宫苑不已。大业元年在临淮建都梁宫，有曲河以安龙舟；大业三年（607年）八月在太原建晋阳宫；大业四年（608年）四月在汾州建汾阳宫；大业十二年（616年）正月在毗陵郡（今江苏常州）仿西苑建毗陵宫，内建十六离

①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②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③ 《大业杂记》大业二年。

宫，周围十二里，奇丽秀美超过西苑；在扬州建长阜苑、上林苑、江都宫等，规模和秀美居各地之冠；此外涿郡建有临朔宫，北平建有临榆宫，渭南建有崇业宫，鄠县建有太平、甘泉宫，丹阳（今南京）建有丹阳宫等；还想在会稽（今浙江绍兴）等地建宫，因农民起义而未建成。

大业元年三月，隋炀帝在营建东都时下诏暗示，“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①。其实，隋灭陈后，陈地反抗不断，隋朝必须加强对陈地的控制；陈地经济发达，物产丰饶，是保障隋朝经济的重地；更直接的原因是，隋炀帝曾做扬州总管，那里的美丽景色使他不能忘怀，恨不能马上重游故地。要达到这些目的，必须交通便利。水运比陆运费用低，乘船游玩又别具风趣，因而，在开始营建东都后没几天，隋炀帝就迫不及待地“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

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开始，引谷水、洛水（二水在西苑交会）达于黄河，再从板渚（古渡口，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黄河侧）疏浚旧河道茆荡渠，引黄河水经荥泽（在今郑州西北）入汴水，又从大梁（今开封）东面引汴水入泗水，再从泗水直达淮河，至山阳（今江苏淮安）。从山阳开始又征发淮南民十余万疏挖了战国时期吴王夫差时开的邗沟旧河道，引淮河水经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进入长江。从东都到江都运河全长两千余里，河宽四十步，两岸筑为御道，栽上榆柳，自长安到江都，又置离宫四十余所，并在扬州建了宫苑，以备炀帝随时游幸。

北方也有潜在的危险。突厥虎视眈眈，高丽不肯归附，因而隋炀帝在筑东都、开挖通向扬州的运河的同时，又加强了对北方

^① 《隋书》卷3《炀帝纪》上。

的建设。

大业三年五月，调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开凿太行山，修筑驰道，直达并州。随后于六月又征调全国丁男修筑了从榆林向东直达蓟（今北京市西南）的长三千里、宽百步的御道，以便随时北巡。为了加强北部边防，同年七月，调发丁男百余万修筑了西起榆林，东至紫河（在今山西平鲁县境）的长城。次年七月，又发丁男二十余万修建了榆谷以东的长城。

大业四年正月，为了征伐高丽，炀帝又诏发河北诸郡一百余万人开凿了永济渠，引沁水南流达于黄河，向北直通涿郡。

此外，炀帝还打算去会稽游乐，于大业六年十二月命令开挖了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向南直达余杭（今杭州），长达八百余里，广十余丈，沿途修造了许多驿宫草顿。至此，经过前后五年多的时间，可以北通涿郡，南达余杭，东去洛阳，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挖成了。

隋炀帝掘长堑、建东都、挖运河、筑驰道、修长城，意在巩固自己的统治和到全国各地巡游玩乐。从实际看，这些措施有的确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大运河，方便了南北交通，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短短的几年内修筑这么多工程，远远超出了隋朝的财力和人力的负荷量，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在这五年之中所征发的丁男，何止千万！而当时全国的人口才只有四千六百万呀！在这个暴君的驱使下，举国上下就役，男女老幼奔劳。营东都时，死人十之四、五；修长城时，死人十之五、六；开通济渠时，死人三分之二。说炀帝的离宫园苑，是人民的累累白骨筑成的；驰道御河，是百姓的血肉铺就开通的，一点也不夸张。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全国就象一座牢狱。

（四）穷兵黩武，军疲民惫

隋炀帝大兴土木，使阶级矛盾激化，隋政权岌岌可危。但炀帝无视这些，反而认为经过自己的一番治理，帝国巩固，政权稳定，隋朝已是“统一寰宇，甲兵强锐”，“风行万里，威动殊俗”^①的富强国家，因而“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大肆扩张，甚至穷兵黩武，发动大规模侵伐高丽的战争。

大业元年三月，刘方奉命率军大战林邑（地处今越南中部的古国），四月攻占其首都，林邑王逃入海。隋军士兵肿足而死者十分之四、五，刘方亦在归途中病死。

这年八月，契丹（游牧于辽河上游的古族）侵扰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市），炀帝命韦云起发突厥（古族名）兵将其击败，获男女四万余人。

大业三年三月，炀帝派朱宽、何蛮等入海访流求（今台湾），次年又派朱宽去抚慰。大业六年正月，又派陈稜、张镇周率军万余进驻流求，招抚不从，隋军“蒙犯瘴病，馁疾死者十八九”^②。

大业三年四月，炀帝北巡，出动“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借以炫耀武力，震慑突厥等少数民族。并命宇文恺等制作了可坐千余人的大帐；“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的观风行殿；“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的行城；后又造了触

① 《贞观政要》卷1《论君道》。

② 《隋书》卷24《食货志》。